

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

上古三代
秦汉

第一
玉十册

全漢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董仲舒

仲舒廣川人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卽位舉賢良對策除江都相

遷膠西相去官曰壽終于家有春秋繇露十七卷集二卷

士不遇賦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

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兮不期祿矣皇皇

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逼藝文類聚作過矣

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曰辯詐而期

通兮貞士曰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于吾身兮繇懷進退之惟谷

彼實繇之有徒兮指其白曰爲黑藝文類聚作墨目信嫫藝文類聚作視而眇

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之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

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
內訟兮固未知其所從也觀上世之清暉兮廉士亦熒熒而靡歸
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于溪
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賢其繇周遑兮矧舉世而同
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游
而終古于吾儕之云遠兮疑荒塗而難踐荒塗之難踐文選左思招隱詩注王
粲贈蔡子篤詩注作懼

與之偕返孰若反身于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
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
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于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
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藝文類聚三

七言琴歌二首

文選孔稱珪北山移
文注引董仲舒集

元光元年舉賢良對策

大五百零七
小六十九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曰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曰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曰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于世者而曰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曰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膚臧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弦之聲未衰也

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已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已政日已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已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

下怨惡蓄于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謬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惟治者之所鑄綏之斯僚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曰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曰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

歲功陽已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已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已治世猶陰之不可任已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官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已正朝廷正朝廷已正百官正百官已正萬民正萬民已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已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

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曰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竝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爲大務立大學曰教于國設庠序曰化于邑漸民曰仁摩民曰誼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徠未嘗有曰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

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今漢繼秦之後
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
如呂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甚而無益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

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

呂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禮樂志作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

失之于當

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

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

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

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

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漢書董仲舒傳

臣聞堯受命曰天子爲憂而未曰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曰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

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曰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曰養其德刑罰曰威其惡故民曉于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曰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曰貪狼爲俗非有文德曰教訓于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曰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

僞飾詐趣利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呂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呂政齊之呂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呂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呂養天

下之士數考問曰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曰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曰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累日曰取貴積久曰致官是曰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眞臣愚曰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曰給宿衛且曰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

及也毋曰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漢書董仲舒傳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畱聽于承學之臣復下明冊曰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曰和之經陰陽寒暑曰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曰厚之設誼立禮曰導之春者天之所曰生也仁者君之所曰愛也夏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千古攷之千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
曰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曰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
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
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
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
謹于承天意曰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
上下之序曰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
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
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曰相接驩然有恩曰相愛此人之所
曰貴也生五穀曰食之桑麻曰衣之六畜曰養之服牛乘馬園豹
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

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禮樂循禮然後謂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己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
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己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巨
故聖人莫不己晦致明己微致顯是己堯發于諸侯舜興庠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己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
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己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
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
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
也非明虛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己得令名而
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
紂暴謾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己如日在天

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呂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呂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呂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呂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呂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呂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